

4.7.63

EBOLA

埃博拉

[美] 威廉·克洛斯 著
于而彦 汪丽琴 译

一种前所未知
无药可治的致命病毒
酿成一场无情浩劫
使得教区变成了禁区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百世文库

63

10

☆☆☆☆☆

百世文库

埃博拉

〔美〕威廉·克洛斯 著
于而彦 汪丽琴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文简体字版 © 19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由台湾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埃博拉

[美] 威廉·克洛斯 著
于而彦 汪丽琴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250千字

1998年2月第一版 199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204-04059-7/1·735 定价: 22.00元

目 录

作者序.....	(1)
前言.....	(3)
第一章	(7)
第二章	(34)
第三章	(54)
第四章	(74)
第五章	(86)
第六章	(108)
第七章	(124)
第八章	(139)
第九章	(151)
第十章	(166)
第十一章	(179)
第十二章	(198)
第十三章	(208)
第十四章	(224)
第十五章	(233)
第十六章	(243)

第十七章	(264)
第十八章	(278)
第十九章	(293)
第二十章	(306)
第二十一章	(325)
第二十二章	(338)
第二十三章	(361)
结束语	(362)

作者序

燕布窟(Yambuku)是个真实的地方。在当地,来自法兰德的格拉温威智(Gravenwezel)圣心玛丽修女会,以及修特(Scheut)的神父,主持着一个大而成功的教区。1976年末,一种名为埃博拉的新型滤过性病毒所引起的致命传染病,确确实实蹂躏了这个宁静有序的边远村落。

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正是我在扎伊尔共和国担任内科和外科医生,服务扎伊尔人民和总统16年中的最后三个月,基于通晓扎伊尔语和拥有过去的经验,我成为为处理这个疾病而组成的临时团体中的当地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桥梁。

传染病事件、传染病发现者及罹病而死亡者和幸存者的经历,日渐占据我心。而那些日子以来的纪事,也激起我女儿葛伦·克洛斯(Glenn Close——注:美国著名女演员)的想像力。1987年,我们前往欧洲和扎伊尔旅行,接着三年,我继续研究这场悲剧中的人性面貌。然而,这个疾病对于丛林居民和神职人员的毁灭性打击,使我们决定将这惨剧公诸于世。

一开始,拥有的只是一些断简残篇的资料,因此我着手编整,添入我与相关人士长时间的访谈记录。后来,再加上私人信件、日记以及实地科学调查记录,辅以那些年里我个人对扎伊尔

的丰富印象和收集到的事实,终于完成了这本小说的架构。

数以百计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卷入了这场传染病流行中,有时候我必须将两种不同的角色混和为一;许多角色的对话,是我想象他们应该会说不出的言语,而其中的编年也予以简化。无论如何,这个事件,对于那些死去和幸存的人而言,都是真实的。

前言

飞机朝正东方飞向南纬 6°、海拔 1000 尺的非洲海岸。降落之前 20 分钟，鸟瞰下方，一大片泥地和零星农田编织成的巨大围裙，铺向海岸，海水变成泥褐色，这是刚果河流入大西洋的出海口。地平线上，一团团的积云，从一缕炙热的薄雾中蒸发至蓝色的天空。标示河流入口的狭长沙洲就在正前方。右方，古代葡萄牙人的聚落地圣安东尼奥(St. Antonio)便簇集在眼前的一个小河湾内，现隶属安哥拉西北方的一部分。黄色的沙滩上，因为退潮，搁浅了一排圆木舟。

左方，北边 7 公里处，香蕉村横跨在一片沙洲上，海风吹得椰子树低垂，锈蚀的棚舍和茅屋群集在老旧的木制防波堤畔。扎伊尔领航船离开停泊港，驶向河口的守护之神布拉宾巴(Bualbmba)的黑暗岛屿，执行每日的工作。一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岸防炮，覆盖着稠密的植物，在壕沟中锈蚀。老旧的军营中，囚禁着一些特殊政治犯。海水，就像是浓茶的颜色，拍打着斑驳的海岸线，缓缓流过茂密的红树林沼泽地。两名军人对着飞机挥舞着他们的步枪。

机身斜掠过下方饲养牛群的苍翠群岛，顺着河道飞行，经过内陆港玻玛(Boma)，续往玛它蒂(Matadi)。这儿的河道变得狭

窄。突然间,引擎发出隆隆咆哮声,飞机爬升,闪避着地狱谷中飞瀑溅起的水花。这些激流澎湃湍急,横越克里斯多山脉(Crystal Mountains),向内陆延伸 160 里。在最深的峡谷中,巨大的涡流吞噬整棵大树,然后再像吐根牙签似地吐出来。

低飞掠过猴岛(Monkey Island)上方,这座小岛孤立于瀑布群之间。群瀑是由河床中堆积的巨大圆石所形成。扎伊尔首都金沙萨以及斯坦利(Stanley)大瀑布的源头就在前方,飞机避开伞兵部队的营区,这座营区隔壁就是总统特区喷泉花园和动物园。陆军总部和亨利·摩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纪念雕像的空基座,就在右前方。越过专造驳船的海湾,飞机沿着河道右岸修剪整齐的草坪飞行。外国使节和少数得宠的幕僚,住在雄伟椰子树和芙蓉花环抱的豪宅中,庭院内攀爬着九重葛,花园则种满了枝叶茂密的芒果树以遮荫。

飞机继续顺着排列着的一艘艘生锈的驳船前进。沿着浩瀚的马里玻池(Malebo Pool)南岸,一串串紫色的风信子漂浮在酒红色的光滑池面,池岸草下的淤泥几乎被太阳烤干。

从河流到护卫着巴塔其平原(Bateke Plains)的群山之间,绵延 20 平方公里的地区,就是金沙萨 200 万人口居住的贫民窟。用无线电与尼畿里(Ndjili)的塔台联络后,飞机徐徐转向东北方,高度降至 500 米。荒废的马陆库(Maluku)钢铁厂一闪而逝,这座钢铁厂算是一系列错误计划的一座纪念碑。掠过重山间狭长的神圣褚土地,传说中那儿居住着守护池塘入口的神灵,继续飞向墨水似的黑河与刚果河的汇口处。

一艘长型闪闪生辉的平底船,船缘露出水面数寸,快速驶出河岸。穿着长裤和敞领衬衫的高瘦男人们,站在狭长船只的船

头和船尾上，一位为了上市场而盛装打扮的妇人，穿了一件曳到脚跟的红色棉布印花长裙，坐在木薯堆和烟薰鱼之间。男人们弯着腰，强而有力的臂膀，十分默契地划着长桨。

随着河面变宽，飞机进入主河道，河水蜿蜒在苍郁的群岛间。野生水牛在沼泽空地上吃草，听到飞机的声音，掉头奔窜找寻掩护。一只公牛坚守地盘，似乎是准备应战，但是随即消失在机翼下方。飞机爬升至一万米，越过森林，航向赤道省(Equateur Province)省会姆班达卡(Mbandaka)。一小时之后，看到坦巴湖(Lake Tumba)在一片沼泽林地的东方熠熠生辉，飞机徐徐掠过伊利布(Irebu)，这里曾监禁卡坦加的军人，他们都因疟疾和痢疾死于此地。前面就是从北方流入刚果河的乌班基河(Ubangi)，再过五分钟就可以跨越赤道。与姆班达卡的塔台通话后，顺着这里宽达3公里的大河飞行，大河由东北流转向东，继续汇集来自刚果盆地的大小支流。又过了一小时，掠过邦巴(Bumba)城，再往北50里就是燕布窟。

往下望去，一片郁郁葱葱，这是遮掩陆地的广袤300万平方公里巨木和沼泽的非洲丛林带中的一部分。一望无际的神木密密地长在潮湿土壤上的阔叶林中，泥泞的地上，枝芽藤蔓纠结在巨大硬木的基底。百尺高的树干穿过矮树丛，张开枝叶繁茂的巨伞。地面上，光线昏暗，空气潮湿、凝重、寂静。看不见影踪的鸟儿鸣唱，猴子吱叫，昆虫低吟，更衬托出阴幽荒寂的气氛。这就是热带雨林。

飞机降至1000米，盘旋在燕布窟村及村内天主教教区上空。燕布窟是1935年比利时神职人员从茂密森林中开垦出来的村落。时光荏苒，这儿的教堂、学校、甚至医院，渐次扩充，为

这个区域 6 万多民众服务。1976 年间,这家医院拥有 120 个床位,17 位医疗人员——没有医生,但是有受过严格训练的扎伊尔籍医务士,以及三位法兰德斯籍看护修女。医院提供产前检查和接生的服务,每个月的门诊病患达数千人。

70 年代后期,扎伊尔挣扎着想脱离“扎伊尔化”的泥沼。“扎伊尔化”只不过是征收土地的一种美丽辞藻,当权者为压制民间批评的声浪,于是着手推行“激进式改革”。无论大小企业,均为蒙博托总统(President Mobutu)和他的家人或亲信所垄断。管理不当的结果,造成行政混乱和经济恐慌,而这个国家已经被少数特权阶级榨干了。1976 年的 9 月,总统向外求援以消除危机,鼓励外国投资者回到他们原有的农场、工厂、企业中,并保证归还六成资产。但是经济和公共事业均已伤痕累累,支应重要民生物资和政府机构运作的财政基金,已一点一滴转入官僚们在瑞士银行的帐户,或花在特权者的贪婪和军用喷气飞机上。学校只是一个个空壳子,医院里没有医疗品或设备,大雨冲毁的道路无人修缮,导致内陆无数大片区域因交通阻隔而孤立。除了首都之外,整个国家又回到丛林时期。扎伊尔是个难以展开工作的地方——这狼藉声名已经传遍全世界。

燕布窟教区以及学校、农场和医院,依然是这片稠密雨林中唯一有效率、有使命感的孤岛。1976 年的 8 月底,一场后来称为“埃博拉热”的致命出血热流行病,在燕布窟医院爆发开来,蹂躏了整个教区和周遭的村落。原本宁静的绿洲,一时成为恐怖和死亡的焦点。

第一章

暴风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沁凉，灰蒙蒙的雾气弥漫林梢，笼罩着整个教会救济所。早上五点钟的晨祷，揭开了一天的序幕，人们接着进入餐厅用餐，早餐的食品经常是面包、咖啡、羊奶酪、腌肉以及香蕉。带着霉味的面包，得沾着浓咖啡入口，咖啡豆是当地栽种的，利用招待所前的水泥地曝晒而成，羊奶酪和腌肉均来自教会农场，餐餐必备的香蕉都由修女们悉心擦净。这支来自圣心玛丽亚教会的修女队伍，人数并不多，当年离开安特卫普附近的法兰德斯故乡，远渡重洋来到这儿奉献服务。教堂里传来非洲唱诗班的合唱和鼓声，杜博聂神父正带领着他们做弥撒。一个小男孩，赶着一群长着尖角，瘦弱的乳牛，走在小径上，小径两旁林立着第一代法兰德斯移民栽种的高大棕榈树。经过埋葬着天主教白人神职人员的墓地，男孩赶着牛群漫步在多年前原是一片森林的牧草区，他爬到一个大蚁丘的顶端，观赏朝阳破雾而出。

教会房舍旁栽种着一棵棵芒果树，晨曦中，墨绿的树叶闪闪生辉。泥土路两旁的黄色砖造医院内，人们开始活动。一个小女孩，提着一桶污水，将一只鸡赶出产房，然后才绕到后面，将污水倒入草丛。一位妇人带着老人，沿着连接修女院和医院之间

的小径，询问义诊区的方向。修道院的后头，儿童们从宿舍越过内院，走进教室，有些人留在外面和同伴玩跳房子游戏，几个小朋友站在一旁围观。庄严的钟声从修道院后阳台传来，一位修女骑着没有装消音器的红色伟士牌摩托车，绕过校舍的一角，刹车急停，车轮打滑，小孩子们乐得直蹦高，叫着：“薇洛，喔呀！薇洛，快啊！快啊！”快啊，是他们对薇洛妮卡修女的昵称。她跳下摩托车，把灰裙子拉扯回原来的位置，拍手追赶着学生，边笑边喊：“快进去！快进去！”操场对面，院长奥古丝汀娜修女皱着眉绷着脸，不悦地放开钟绳。

一群非洲教会工作人员排队等在院长室，恭候奥古丝汀娜的到来。她经过他们，坐到办公桌前，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叫人进来，站在她的桌前，接受一些指示、意见或解答。奥古丝汀娜的身材像个法兰德斯农妇，粗实的肩膀，胸部丰满，露在头巾外的深色头发间，已经出现一丝丝灰发。

薇洛妮卡修女把学校交给扎伊尔籍老师暂管，急急忙忙跑到修女院院长办公室。这时有位眼部瘀肿的女人站在奥古丝汀娜面前。

“我会亲自跟你先生谈谈，”奥古丝汀娜说。这个女人重新缠好她的裙子，在腰上打了个结，转身离开，那张惨兮兮的脸，露出一丝笑容。

“你认识她先生吗？”薇洛妮卡问。

“只见过一眼。”

“他是挖坟工人，一喝醉就像头野兽。”

“我会跟他谈谈看，嗯，你——”

“我得赶去通话，快迟了，”薇洛妮卡打岔说，“你有什么事要

传到里沙拉(Lisala)的吗?”45岁的薇洛妮卡,对生命的热情和精力全压缩在那副矮小但匀称的骨架里。

“有。告诉他们,我们还要一些发电机燃料,叫他们至少送两桶来,免得一时供不上。”

“还需要其他东西吗?我已经拟好一张补给品清单了。”

“还有点事,薇洛妮卡,你坐下。”

“可是无线电通话时间已经到了!”

“我知道,你刚刚说过了。”院长说。薇洛妮卡只得坐下,吸一口气。“这才对。好了,听着,我要你克制自己,你制造的噪音比所有孩子的音量还大。还有,我告诉你多少遍了,你那辆伟士牌摩托车的排气管要赶快修好。”

“我已经写信给家父了。要不是摩托车送来半途被偷了排气管,路克一定会把这辆摩托车的引擎声修得像猫咪叫一样。”

“好啦,去跟里沙拉那边联络吧!”奥古丝汀娜摇着头说。

薇洛妮卡飞也似地冲出办公室,经过安东妮雅修女的身旁。安东妮雅正倚着墙,两眼凝视着天空。她没有理会等候在一旁的当地人,径自塞好上衣,把包裹着扁扁的臀部的裙子抚平,走到院长室门口,近乎赔罪似地轻敲房门。

“进来!姊妹,”院长叫她。

安东妮雅故作端庄地走进去。她微歪着头,一边打量着奥古丝汀娜桌上精致的木雕圣母像。她那对细小眼眸,配着尖尖的鼻子,让人有种獐头鼠目的感觉。

“你帮忙露西照顾了那些产妇后,到药局帮忙弗明娜盘点。今天下午,你最好到洗衣房再清点一次床单。”

“没问题,”安东妮雅点了点头。

“你需要些什么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奥古丝汀娜问。

“没什么，我非常乐意完成今天您所交代的工作，不过，感谢您的关心，”安东妮雅回答后，退一步，双手交合转身离开，模样就像是刚领了圣体似的。奥古丝汀娜看着她出去之后，移开桌上的公文，唤凯西姆进来。这位洗衣工人，穿着一条卡其裙和短裤，围着白色的围裙，战战兢兢地走上前。他削瘦忧虑的脸庞透露出又要报告少了床单枕套的表情，奥古丝汀娜深信是他把床单拿到杨登畿(Yandongi)卖掉，只是始终未能当场逮到。

薇洛妮卡打开无线电，朱利士神父的声音立刻充满衣橱般大小的房间，他定时与全省的天主教会通讯。按着字母的编排顺序，这会儿他已经进行到“M”。音频和音量很不稳定，掺杂着哗哗啦啦的吵杂声。薇洛调了调这台老无线电收发机的波长，接收稍微好了一点儿，跟着又检查一下两台老式蓄电池的水位。教区全赖这台不可靠的收发机，她提醒自己要添些水，因为日落之后，发电机只使用两个小时。薇洛喜欢把弄频道，保持电瓶注满雨水，可是有时候，她觉得从里沙拉传达来的指示和要求，干扰了教区的工作，但是朱利士神父却不容人置疑。露西修女是医院的助产士，也是薇洛最要好的朋友，她经常模仿朱利士神父，惟妙惟肖，而且说只要朱利士神父呼唤上帝，连天使也会停下来听他发表高论。薇洛妮卡坐在凳子上等候，对着地板发呆。待雨季来临，她来到燕布窟就满20年了。

扎伊尔内乱期间，大部分读书识字的人都被杀害，幸存的居民不是对一切显得无动于衷，便是吓得不敢再回到田里工作。

薇洛妮卡当时便对神父们说：

“要让饿着肚子的非洲人祷告，那是不可能的，上帝也不希望有人饿肚子。假如当地人懒得为自己种植粮食，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所以她组成了天主教农业合作社，把村民再度集合起来，如今国内有一部分最好的稻米和咖啡，就是他们生产的。她的父亲是比利时农民，对她的工作感到十分骄傲，为了方便她巡视各地，就买了一部伟士牌摩托车送她。严格来说，这辆摩托车应该是属于教会的财产，但是除了杜博聂神父之外，都是薇洛在使用。想起杜博聂神父，她不禁微笑，他是一个单纯的人，生活十分节俭，骨瘦如柴，两眼深嵌在浓密的双眉下，鱼尾纹已伸至太阳穴，沾着菸草的花白长须遮住了他的下巴。其实他本名叫杰夫·麦斯，可是因为他的样子很像治疗贫血症的药瓶上的商标人像，一个长髯老者，衬衫领子像翅膀似的，系着黑色领带，名字就叫“杜博聂医生”。这种被视万灵丹的药水，含有30%的酒精，在殖民时期大受欢迎，人们专门用它来治疗贫血和衰弱症。

薇洛很欣赏杜博聂神父传教的方式，他从不以地狱之火来劝人悔改，而是花大部分时间在各村落到处帮忙，还主持一些简单的仪式让村民共同分享快乐时光，带领他们度过无数的苦难。他经常和村里老者畅饮马参佳酒、抽班吉烟。他和这些丛林居民似乎彼此了解，晚上经常和村民一起睡在爬满跳蚤和臭虫的芦苇席子上，再怎么取笑他也没法激使他保持干净。

朱利士神父呼叫燕布窟的声音从无线电那头传了过来，打断了薇洛的沉思。

“燕布窟，听到了，请讲。”

“没什么消息给你们，燕布窟，没什么消息给你们，”神父喃

喃重复。

薇洛妮卡按下麦克风的开关：“我们需要一些东西，里沙拉。”

“准备记录，燕布窟。”

“如果可能的话，请给我们一袋没有虫子的面粉、一袋糖、一桶煤油，盐是给我们和村民用的，还有五公升的机油，和一个伟士牌 125 摩托车用的白金螺丝，奥古丝汀娜院长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两桶以上的柴油，供发电机使用，她不希望一旦大雨，道路坑坑洼洼无法通行，油料却恰好用完，完毕。”

“你们的清单会交给负责补给的神父。还需要些什么吗？”

“如果能再有个拼图玩具，我会感激不尽，完毕。”

“我会尽我所能，通话结束。”神父说。燕布窟是名单上最后一个教区。薇洛妮卡关掉无线电，又可以暂时摆脱总部，享受 24 小时的自由了。

清新的早晨，万里无云。薇洛将裙子塞在膝盖下，快速奔驰在前往杨登畿的干泥路上，她右手加着油门，左手压着头巾以免被风吹掉。两个女人朝着她走过来，比较高的一位，迈着大步走在前面。薇洛妮卡减慢速度，把车停在路边。

“运气真好遇到了你，这是我的妹妹，她从邦果庐(Bongolu)来，”妮莎边说边和薇洛妮卡握手，然后指指身后。她妹妹身材娇小，长得很秀气，扶着隆起的肚子，摇摇晃晃地走向她们。

“过来，妮卡莎，这位是薇洛妮卡修女，”妮莎把妹妹推向前。“薇洛，她叫做妮卡莎·马利包索，我们平常都叫她妮卡莎·莫可，